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七

館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八十七

起己亥至壬寅凡四年

孝宗七

淳熙六年

金大定十九年

春正月壬申蠲夔州路上供金銀

二月壬辰錢良臣以失舉賊吏奪三官丙申詔前

宰執侍從有已見利便聽不時以聞呂祖謙詮擇

聖宋文海成編定為一百五十卷奏御賜名文鑑并

賜祖謙銀三百兩絹三百疋周必大承制譔序云建

隆雍熙之文偉咸平景德之文博天聖明道之詞古

熙寧元祐之詞達雖體制互興源流間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朱熹張栻殊不以爲然謂伯恭承當此事便好發明人主之學昔溫公作資治通鑑可謂有補治道識者尚惜其枉費一生精力况文鑑乎論曰文鑑之有裨於世與否固未暇論而資治通鑑易紀傳爲編年自周威烈王以迄於五季千二百餘年治亂興亡得失之故昭若指掌似亦可爲鑒往者之一助矣顧謂其枉費精力何也朱子既有是說矣乃因其書而篇提數言以成綱目一書力省功倍至今學者謂綱目繼獲麟而作而不復知有通鑑矣豈其

數言遂能發明人主之學乎 三月丙寅錄趙鼎岳

飛子孫賜京秩 夏五月癸未給襄陽歸正忠義人

田 詔諸路轉運常平司凡沒官田營田沙田沙蕩

之類復括數賣之 六月甲午建豐儲倉 辛亥廣

西妖賊李接破鬱林州守臣李端卿棄城遁遂圍化

州命經畧司討捕之端卿梅州編管 是夏早詔求

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其畧曰天下之務莫大于

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蓋綱紀

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

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

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
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
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
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
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讐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
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
引援擢置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
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
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
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

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畧警言逐其
徒黨之一二既不敢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
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
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
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
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
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諭趙
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者陛下疾之愈甚
則人之譽之者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
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姑置不

問熹仍舊供職候旨 秋七月戊辰班隆興以來寬

恤詔令于諸路 癸未太白晝見經天 八月壬寅

以知楚州翟畋過淮生事奪五官筠州居住 九月

癸未詔閩廣賣鹽毋擅增舊額 冬十月丙申詔太

學兩優釋褐與殿試第二人恩例 十一月乙卯朔

帝著論數百言深原用人之弊因及誅賞之法命宰

執示從臣于都堂 十二月丙申脩百司省記法已

亥詔自今鞫賊吏後雖原貸者毋以失入坐獄官

七年金大定二十年春正月乙丑劉焯以平李接功擢集英

殿脩撰將佐幕屬吏士進官有差 二月癸未朔初

置廣南煙瘴諸州醫官 辛卯魏王愷卒愷寬慈爲

帝深愛雖出於外心每念之賜賚不絕及卒帝泫然
曰向所以越次建儲正爲此子福氣差薄耳謚惠憲
二子攄柄攄早卒 張棻卒棻字敬夫病且死猶手

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
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卒年四十八帝聞之嗟嘆不已
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棻穎悟夙成父浚愛
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
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
之曰聖門有人矣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

顏錄爲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于心不可以人主意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爲都司日肩輿出遇曾覲覲舉手欲揖栻急掩其窓櫺覲慙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

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棧聞道甚蚤。朱熹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棧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錄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于世。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三月壬戌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丁丑詔諸州招補軍籍之闕。自今歲以爲常。夏四月丙戌，趙雄等上仁宗。哲宗玉牒已酉，命廕補武舉宗室小使臣行。三年，喪。五月戊辰，以周必大叅知政事，謝廓然僉書樞密。

院事必大爲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
爲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叅政帝謂之曰執政於宰相
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
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
措一辭後遂以爲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
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帝深然之

六月壬寅詔試刑法官增試經義 秋七月丁卯

以旱決繫囚分命羣臣禱雨于山川 八月甲申以

禱雨未應諭輔臣令職事官以上各實封言事是夕
雨校書郎羅點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

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皆默已
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
陛下雖欲大有爲於天下未見其可也自旱暵爲虐
陛下禱羣祠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求讜言夕
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
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
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而
亂萌自消矣 丁酉置湖南飛虎軍 九月壬申禁
諸路遏糴 陸九齡時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
晨興坐牀上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至夕

整襟正卧而卒九齡字子壽撫州金谿人與弟九淵

自相師友時稱二陸冬十月丙戌詔限田太寬民

役煩重其令臺諫給舍同戶部長貳詳議以聞十

一月癸丑詔邊吏存恤江西過淮饑民十二月庚

寅趙雄等上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國史志是月

胡銓卒銓字邦衡廬陵人剛方直諒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勇往直前不以一毫利害動其心所著有易春

秋周禮禮記解有澹菴集一百卷行于世

八年金大定二十一年春正月詔罷內侍兼兵職時擬以德

壽宮提舉陳源帶淅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駁

以爲不當帝諭宰執曰汝愚言有理且可防微杜漸
進呈太上亦以爲然遂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樞
密院遵守永爲定制 金討亮弒熙宗罪廢爲庶人

二月庚寅詔三省樞密六部置籍稽考興利除害
等事 陸九淵訪朱熹于南康九淵至白鹿書院熹

率寮友諸生請九淵登講席乞一言以警學者九淵
講論語君子喻於義一章曰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
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
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
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

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塲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以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心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

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
平日之學習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
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
謂之君子乎聽者莫不竦然至有泣下者熹曰子靜
發明敷暢懇到明白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
病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入德之
方矣 三月戊午以潮州賊沈師爲亂趣帥憲捕之

除朱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閏月辛巳命諸路

帥臣監司分州郡減否爲三等歲終來上 戊子賜

禮部進士三百七十九人是科得袁燮 夏四月癸

酉立郴州宜章桂陽軍臨武縣學以教養峒民子弟

五月戊寅詔監司守令勸課農桑 壬寅以史浩

爲少師 六月戊辰史浩薦薛叔似楊簡陸九淵陳

謙葉適袁燮趙善譽等十六人詔並赴都堂審察九

淵不赴調袁燮爲江陰尉浙西大饑常平使羅點屬

任賑恤袁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

民居分布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爲都爲鄉爲縣

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爲荒政首 秋七

月除朱熹直祕閣再辭不允 呂祖謙卒祖謙字伯

恭夷簡六世孫也其先河東人五世祖公著徙開封

祖好問始居婺州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
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
洛爲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少卞急一日
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懣渙
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
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旣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
居家之政皆可以爲後世法年四十五而卒著讀書
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
志錄宋文鑑行于世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八月庚
戌趙雄罷雄自四川幕官陳恢復之策爲帝所奇不

數年致位右相每進見必言二帝在沙漠及帝眷衰
有言雄多私里黨者帝疑之會陳峴帥四川命從中
出雄遂求去乃出知瀘州 癸丑以王淮爲右丞相
兼樞密使淮旣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
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即疏朱熹袁樞
以下六十人 甲寅以謝廓然同樞密院事 改除
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時浙東荐饑王淮薦熹即
日單車就道 九月辛巳錢良臣罷庚寅以謝廓然
兼權叅知政事 冬十月甲子詔災傷州縣諭民賑
糶 十一月己亥朱熹奏事延和殿熹去國二十年

一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修德任人之說凡兩
劄大畧謂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畧無寧歲
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歟業之廣未及於地歟政之
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歟刑之遠者或不當而
近者或幸免歟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歟大臣
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歟直諫之言罕聞而諂諛者
衆歟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
恩澤不下寃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
有是數者而後足以召災而致異又言陛下即政之
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

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間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旣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御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旣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旣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旣有所分恐陛下

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已墮其計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徃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竦聽。因條陳救荒之策。首劄畫爲七事。其一以爲救荒之務。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其二勸分之數量。與增減使得。

其平其三上戶蓄米不多特許減半推賞使應募者
衆其四乞撥豐儲倉米三十萬碩以備糶濟其五民
間官物並與住催其戶部指定支遣之數且於內庫
支借紹興丁錢宜預行蠲放其六受命之初即嘗印
榜招海商販廣米至浙東許以不收雜稅錢到則依
價出糶更不裁減其七乞申嚴行下官吏奉行不虔
者奏劾老病昏愚者汰遣惻怛愛民才力可使者許
不拘文法時暫差權謂如治獄捕盜官不許差出之
數仍依富弼趙抃例通差得替待闕宮廟持服官時
暫管幹次復陳二說乞著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

上第五等戶並免檢踏具帳先與全戶蠲放如及五分以上則第四等戶亦如之及推行崇安社倉法於天下次言紹興和買均輸之重請革其弊帝深納之甲寅以旱傷罷喜雪宴辛卯浚行在至鎮江府運河十二月甲子下朱熹社倉法于諸路初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視事于西興則客舟之米已輳集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始于會稽諸縣次及七郡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御一身所需皆自賫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有自引去

者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因上言
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
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歉
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
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
每碩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歉
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
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
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
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

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熹行其所學民被實惠詔諸路各行其法 戊辰金遣魏貞吉等來賀明年正旦以爭執進書儀帝還內遣王抃往諭旨已巳貞吉奉書入見 金主謂宰臣曰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戶之民往往驕縱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農作盡令漢人佃蒔取租而已富家盡服絺綺酒食遊宴貧者爭慕效之欲望家給人足難矣更當委官閱實戶數計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贍者方許佃於人仍禁其農時

飲酒又曰奚人六猛安已徙居咸平臨潢泰州其地肥沃且精勤農務各安其居女直人徙居奚地者聞皆自耕歲用亦足彼地肥美異於他處惟附都民以水害稼者賑之其惰農飲酒勸農謀克及都管各以等第科罪

九年

金大定二年

春正月丁丑命兩淮戍兵歲一更

癸未罷樞密都承旨王抃予外祠以文臣爲都承旨

戊子糴廣南米赴行在

除陸九淵爲國子學正

九淵言論感發諸生興起

二月庚戌遣使訪問二

廣鹽法利害

三月壬辰遣使按視淮南江浙賑濟

夏四月癸亥帝覽陸贄奏議諭講讀官曰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卿等條陳勿隱五月丙子詔輔臣擇監司郡守必先才行六月戊午謝廓然卒甲子太白晝見經天詔捕蝗朱熹上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

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
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其畧云朝廷愛民之心
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愛民之事明公憂
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旨之計
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
可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安國勢一傾
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
有不爲大盜積者邪 秋七月辛巳出南庫錢三十
萬緡付朱熹備賑糴壬辰以李彥穎叅知政事 八
月己亥朔詔紹興民戶去歲已納夏稅應減者二十

左相王淮
右相梁克家

萬緡理爲今年之數。除朱熹直徽猷閣以其賑濟有勞也。九月庚午以王淮梁克家爲左右丞相時成都闕帥上加訪問王淮以留正對上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惇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拜左相乙未禁蕃舶販易金銀著爲令。改除朱熹爲江西提刑先是熹行部至台州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爲姻家已除仲友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

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具疏辭免大畧以
爲所除官乃填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
子知其不可臣愚何敢自安乞特賜與祠 冬十月
丙午罷軍器所招軍辛亥塞四川沿邊支徑 十一
月戊辰朔禁臣庶之家婦飾儻擬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八十八

起癸卯至丙午凡四年

孝宗八

淳熙十年

金太定二十三年

春正月丁丑以施師黥僉書樞

密院事

國子學錄薛叔似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

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困滋

甚帝嘉納之因曰朕在宮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

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使海內富庶如文景不

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章

金院施師黥

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說上默然復數日宰執進擬朝士上出寸紙書叔似及應孟明姓名嘉其奏對也遷太常博士尋除樞密院編修官甲申李彥穎罷以黃洽爲御史中丞洽奏薦舉請託必競於宰執臺諫之門若宰執臺諫不爲人覓舉使士大夫咸自淬厲以公道得之豈不甚善或果知其人露章以薦亦何不可潭州奏強盜罪不至死應配者坐加役流有旨具議洽曰強盜異他盜以其故爲也若止髡役三年之後圈檻一弛豨突四出善良受害可勝數耶况役時必去防閑之

具走逸結合患尤甚焉上深然之 詔朱熹屢乞祠

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熹自是杜門不出作武夷精

舍居之 二月癸卯竄內侍陳源于郴州源提舉德

壽宮恃恩專恣其廝亦補官帝聞而惡之故竄且籍

其家 三月戊辰李燾上續資治通鑑長編詔藏秘

閣燾自謂此書寧失之繁無失之畧故一祖八宗之

事凡六百八十七卷燾請序上許之竟不克就史臣

謂其多掇拾野史非春秋傳疑傳信之法也 夏四

月己亥命湖南廣西堙塞溪洞徑路 五月辛卯詔

䟽襄陽木渠以渠傍地爲屯田給民耕之 六月戊

戊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怨
朱熹欲沮之於是吏部尚書鄭柄上疏言近世士大
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
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
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
同矣而謂己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僞
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僞而已矣表裏相副是之謂誠
言行相違是之謂僞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
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
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

謂已獨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于假其名以濟其僞者邪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于世後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爲陳賈所攻言于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耻所謂名節皆

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于世一舉
足且入其中俱無所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
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壞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
之名正恐假託爲姦真偽相亂爾 秋七月以旱曠
求直言尤袤上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垂人
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
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給
朘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囚者
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多特貸命使
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價負販者怨人心抑鬱

叅政
黃洽
點

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
急於勸分輸納既多朝廷吝於推賞乞詔有司檢舉
行之 八月戊申以施師點黃洽叅知政事上謂洽
曰卿每告朕用人今卿用人之地不可不勉洽奏云
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于失人是故聽言不厭
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
無誤帝深然之 冬十月乙未詔兩浙義役從民便

十一月壬戌朔日食甲戌幸龍山大閱閏月壬寅
詔却安南獻象 十二月丙子朝德壽宮行太上皇
后慶壽禮 遷陸九淵爲敕令所刪定官與漕使尤

袁書畧曰。朱元晦在南康。已得太嚴之聲。元晦之政亦誠有病。然恐不當泛然以嚴病之。使罰當其罪。刑故無小。遽可以嚴而非之乎。愚嘗謂不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而汎然爲寬嚴之論者。乃後世學術議論無根之弊。道之不明。政之不理。由此其故也。元晦浙東救旱之政。比者屢得浙中親舊書及道途所傳。頗知梗槩。浙人殊賴自効。一節尤爲適宜。其誕慢以僥寵祿者。當少阻矣。

十一年

金大定二年十四年

春正月辛卯朔雨土

辛丑安化

蠻蒙光漸等犯宜州。思立砦廣西。兵馬鈐轄沙世堅

出兵討之獲光漸 丙午詔江東西路諸監司義役

差役從民便 甲寅雨土 朱熹還自浙中見其士

習馳騫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
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
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遵史遷舍窮理盡性而
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
極力爲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且貽書于陸
九淵曰敕局時與諸公相見亦有可告語者否於律
令中有不合道理不近人情處隨事改正其一二亦
非小補也 二月甲申詔兩淮京西湖比萬弩手令

在家閱習每州許歲上材武者一二人試授以官如
四川義士之制 三月癸巳命利路三都統吳挺郭
鈞彭杲密陳出師進取利害以備金人 辛丑罷秀
州御馬院莊歸其侵地 庚戌詔御試策有及軍民
利害者考官裒類以聞 陸九淵上殿輪對進五劄
其一日臣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
與論辨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
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即位之初魏徵爲尚書右
丞或毀徵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
彥博言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

有可責太宗使彥博責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徵入
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
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吾已
悔之數年之後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戶不閉商旅
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爲陛下道然其君臣
之間一能如此即著成效陛下天錫勇智隆寬盡下
遠追堯舜誠不爲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
年之效版圖未歸讐耻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爲寒
心執事者方雍雍于于以簿書期會之隙與造請乞
憐之人俯仰酌酢而不倦道雨暘時若有詠誦太平

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浸漬之深雖陛下剛健亦不能不消蝕也鳳凰之所以能高飛者在六翮臣願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爲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治朝而唐之太宗誠不足爲陛下道其二曰臣少讀漢武帝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嘗竊嘆曰漢武帝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

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陛下此志亦不能自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鯨校技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其三曰：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嘗三戰三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鬻弓之怨，釋拘囚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自業，見厭於人，寄食

於漂母受辱於胯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
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
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
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偃蹇特甚者耳徐庶何所見而
必欲屈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
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窮困未遇之時臣謂常
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
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所
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
四子之事又豈足爲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鶩

之羣日與瑣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
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其四曰臣嘗謂天下
之事有可立致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失
是惟不悟悟者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規模不待
悠久此則可以立致者至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
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而盡如其意
惟其趨向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
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日至之時陽氣即應
此立致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爲大夏此馴致之
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

著無智愚皆知其非然或者明不燭理量不容物一
且不勝其忿驟爲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
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虀因噎廢
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厖雜而甘心懷愧於前古
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
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絕
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
不可復哉顧當爲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
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
乎何有臣乃今日復請爲陛下誦之其五曰臣聞人

主不親細事故皋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皋陶周公之旨今陛下米鹽靡密之務徃徃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皋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

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絕而不得遂其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勢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邪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爲而百事詳矣上反覆贊歎是月金主如會寧諭太子守國太子以不諳政務辭金主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久之自熟太子乃受守國寶夏四月甲子以興元義勝軍移

樞密使周必大

戊襄陽 五月甲寅出緡錢三十萬犒給四川久戍
將士 六月庚申以周必大爲樞密使 己卯諸州
歲買稻種備農民之闕 秋七月癸丑以浙西江東
水禁諸州遏糴 九月甲寅減四川酒課六十八萬
餘緡 冬十月甲子命舉改官人犯贓者舉主降二
官太常博士倪思言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
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爲非盛世而耻談
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踈密區處
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迹俾加討究有補國家請諭
春官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考覈之際稍

以論策為重母止以初場定去留從之 壬午詔諸

以忠義立廟者兩淮漕臣繕治之 十一月甲寅令

峽州歲時存問處士郭雍 十二月己卯詔戒監司

州縣毋得於常賦外追取于民

十二年 金大定二十五年 春正月己丑禁交趾鹽入省地壬

辰四川制置使留正誘青羗奴兒結殺之 二月禁

胡蕃樂 朱熹提舉崇道觀秩滿復乞祠拜華州雲

臺之命 三月乙酉孫擴進封平陽郡王辛卯禁習

渤海樂 夏四月戊辰班淳熙寬恤詔令 丙子謀

言故遼大石林牙假道夏人以伐金密詔吳挺與留

正議之。是月金主曲赦會寧府。放免今年租稅。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謂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舍去。萬歲之後。當置朕于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遂宴宗室宗婦于皇武殿。賜官賞賚有差。曰。尋常朕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亦不易得也。宗室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金主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自爲汝等歌之。其詞道王業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歌畢。泣下。羣臣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於是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

既醉金主復續調至一鼓乃罷明日發上京宗室戚屬奉辭金主曰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皆奢縱徃徃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宗艱難因泣下數行宗室戚屬皆感泣而退金主遂還燕 五月庚寅地震尚左郎官楊萬里應詔上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姦也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既而皆不驗道塗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僉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

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爲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金主北歸可謂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填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既失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

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爲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宰相也一則不爲之慮一則不自己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爲北之計者日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唯舟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

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於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邇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爲必然也至

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

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
賑救之動而有事將何所仰以爲資耶臣所謂言有
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
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閹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
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
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
爲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
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符堅欲圖
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
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

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
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畏者又何人也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
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
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
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符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

蓋玄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溫於蒲博不必得則不
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
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
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寤勿恃聖德
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
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爲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
以臣下之苦言爲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
近習之害政爲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
仇讐之包藏爲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
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而

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將如蕭何所竒勿以
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
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董
蜀之心以董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
而保兩江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
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沿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
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唯專備敵之策庶幾
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敵姦則天下之事有本根
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
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主不任責然猶未害也至於

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爲今日之事將無類
此傳曰水木有本原聖學高明願留心于所以爲本
原者焉 辛卯詔趙汝愚察守令擇兵官防盜賊

六月丁丑詔浙東帥臣監司不以時上諸州減否奪
一官 秋七月丁酉太白晝見經天 甲辰以淮西

屯田鹵莽總領軍帥漕臣守臣奪官有差 八月癸

亥詔太上皇壽八十令有司議慶壽禮 九月丁丑

詔諸路總領軍帥漕臣守臣歲上屯田所收之數

冬十二月甲子以知福州趙汝愚爲四川制置使

十三年

金大定二十六年

春正月庚辰朔率羣臣詣德壽宮

行慶壽禮大赦百官加恩 二月甲寅詔犯盜兩次
以上雖爲從論死 夏四月辛亥詔吳挺結約夏人

五月癸未日中有黑子自淳熙至此凡四見 宴

講官于秘書省時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璲
等御筵及金器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曰自古
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
詩如隋陳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
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
詰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邪投機之會間不容髮
惟其若此失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爲戒 以李

金院留正

大性主管吏部架閣文字大性進典故辨疑百篇皆
本朝故實蓋網羅百氏野史訂以日歷實錄核其正
舛率有據依帝讀而褒嘉之 秋七月壬寅謚胡銓

曰忠簡 閏月戊申以留正僉書樞密院事正在蜀

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麓而已餘無長物 己未

五星皆伏 八月乙亥朔日月五星聚于軫 九月

乙巳詔偽造會子凡經行用並處死 冬十一月甲

子江淮等上仁宗英宗玉牒神哲徽欽四朝國史列

傳 丙寅梁克家罷 除陸九淵將作監丞給事中

王信上疏論駁改九淵主管台州崇道觀九淵與李

成之書曰王給事謂吾將白其爲首相爪牙者故惶
懼爲此亦可憐也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
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去一邪登一
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有窮也及君心旣格則規
模趨向有若燕越是非邪正有若蒼素大明東升羣
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汗人牙頰哉向來面對
粗陳梗槩明主不以爲狂而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
以低回之久者欲俟再望清光輸寫忠蘊以致臣子
之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予不
遇哉 十二月甲午陳俊卿卒年七十四方屬疾手

書示諸子勿祈恩澤勿請謚樹碑上聞嗟悼謚正獻
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幼莊重不妄言笑孝友忠敬得
於天資平居恂恂若不能言立朝則正色危論分別
邪正面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
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嘗論薦其卒也熹
不遠千里往哭之 乙未賑臨安府城內外貧乏老
疾之民 戊戌大理寺奏獄空

浙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八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八

六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九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八十九

起丁未至巳酉凡三年

孝宗九

淳熙十四年

金大定二十七年

春正月癸亥出四川椿積米

貸濟金洋州及關外四州饑民

陸九淵如臨川訪

倉使湯思謙思謙因言風俗不美九淵曰且如三年

一科舉中者篤厚之人多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

而厚不幸篤厚無幾或全是浮薄則後生從而視效

風俗日以敗壞監司守令是風俗之宗主只如判院

在此無只爲位高爵重旗旄導前驅卒擁後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思謙再三稱善次日謂幕僚友曰陸丈至誠何不去聽說話幕僚云恐陸丈門戶高峻議論非吾輩所能喻思謙曰陸丈說話甚平正吾於張呂諸公皆相識然如陸丈說話自是不同二月丁亥以周必大爲右丞相戊子以施師點知樞密院事時封事多言大臣異同周必大曰各盡其見歸於一是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

右相周必大

知院施師點

差朱熹主管南京鴻慶宮

夏四月己卯置籍考

諸路上供殿最以爲賞罰

戊子賜進士王容等四

百三十五人袁韶與焉時帝策士不盡由有司是舉

容本第三親擢爲榜首翰林學士洪邁言貢舉令賦

限三百六十字論限五百字今經義論策一道有至

三千言賦一篇幾六百言寸晷之下唯務貪多累牘

連篇何由精妙宜俾各遵體格以返渾淳 六月戊

寅以久旱班畫龍祈雨法丁亥梁克家卒克家字叔

子晉江人歷官右丞相封儀國公風度峻整忠於謀

國爲文渾厚明白成一家言辭命尤溫雅多行于世

謚文靖 秋七月丙午詔羣臣陳時政闕失及當今

急務 丁未以旱罷汀州經界 辛酉江西湖南饑

給度僧牒鬻以糴米備賑 除朱熹江西提刑時楊

萬里薦熹久閑可與監司故有是命 八月癸未以

留正叅知政事 九月癸卯太上皇有疾丙寅除官

軍私負 冬十月辛未帝罷朝侍疾赦乙亥太上皇

崩于德壽殿遺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號慟辟

踊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

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

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

叅政留正

順其美。光所以議之。自我作古何害。丙子以韋璞等爲金告哀使。己卯詔尊太上皇帝辛巳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可令有司討論儀制以聞尤衰典禮定大行皇帝廟號高宗翰林學士洪邁獨請號世祖衰率禮官顏師魯等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爲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爲宋太宗自真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爲徽宗子子爲祖父爲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爲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

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附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議袁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爲有證始詔從初議乙酉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戊子帝衰經御素輦還內遣顏師魯致太上遺留物于金金主以其中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劍之屬命師魯持歸報曰此皆爾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文之義

有所不忍也 十一月己亥帝始以白布巾袍視事
于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經而杖如初因詔太
子叅決庶務于議事堂左諭德尤袤言于太子曰大
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
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
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
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
便行懇辭以彰殿下德庚子皇太子三辭叅決不
許辛丑帝詣德壽宮禪祭百官釋服甲辰羣臣三上
表請御殿聽政詔俟過祔廟 十二月大理寺奏獄

空 郭雍卒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父忠孝官太中
大夫師事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雍傳其父學通
世務隱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乾道
中以峽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祥薦于朝旌召不起
賜號冲晦處士孝宗稔知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
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後更封頤正先生令部使
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繳進於是雍年八十有
三矣淳熙初學者裒集程頤程頤張載游酢楊時及
忠孝雍凡七家爲大易粹言行于世其述雍之說曰
易貫通三才包括萬理伏羲氏之畫得于天而明天

文王之重得于人而明人義畫為天天君道也故五
之在人為君文重為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為臣
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之則三四
皆人道也故謂之中爻乾元亨利貞初曰四德後又
曰乾元始而亨者也利牝馬貞利君子貞是以四德
為二義亦可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乾一卦論之
則元與亨陽之類利與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
雖為四時由陰陽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也天
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也地
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剛之類也人

之所謂无亨利貞者如立人之道仁與義之類也又
曰坤之六五坤雖臣道五實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
為君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不害其為臣故乾有兩
君德無兩君坤有兩臣德無兩臣六五以柔居尊下
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下也
下下本坤德也黃中色也色之至美也裳下服也是
以至美之德而下人也其發明精到如此 金禁女
真人學南人衣飾金主嘗謂從官曰女真舊風最為
純直汝等當習學之不可忘也又曰凡資用當務節
省勿妄費至是禁女真不得學南人衣飾 陸九淵

與漕使宋若水書畧曰大軍月椿起於紹興初用兵
權以紓急兵罷不除因以爲額月解之數爲緡錢八
百有竒以歲計之當輸萬緡浚民之端莫大於此又
云郡縣積負日加歲增版漕監司督之州郡郡督之
縣縣督之民吏胥睢盱其間轉相並緣以濟其私吏
欲日飽而積欠自若文移之煩追逮之數賄謝之厚
歛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積負無補於縣官獨重
困吾民耳所謂督於吾民者民豈真有負哉官吏新
故相仍有若郵置緣絕簿書以蓋侵盜積負之源實
在於此善爲上者莫若舍積負而責新輸則賄謝絕

郡縣寬民可以息肩耳

十五年

金大定二十八年

春正月丁酉朔詣德壽宮几筵行

禮

辛丑復置左右補闕拾遺官

庚申施師黜罷

甲子以黃洽知樞密院事蕭遜叅知政事洽累章

求去許之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 陸九淵結

廬于象山講授學徒四集 二月金遣使來弔祭命

右司郎官京鏜為報謝使 三月庚子上大行太上

皇謚曰聖神武文憲孝皇帝廟號高宗癸丑用翰林

學士洪邁議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饗高宗

廟廷時論有以張浚大類漢諸葛亮亦宜預列邁謂

知院黃洽
泰政蕭遜

亮斬馬謖已爲失計浚襲其事斬曲端幾於自壞萬里長城至於詐張端旗尤爲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帝是其議秘書少監楊萬里以欺專私三罪斥邁且言浚有社稷大功五一建復辟之勲二發儲嗣之議三誅范瓊以正朝綱四用吳玠以保全蜀五却劉麟以定江左於是上再令詳議上忽諭大臣曰呂頤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是輕率楊萬里亦未免浮薄於是二人皆求去邁守南徐萬里守高安而浚迄不得配享 丙寅權擯高宗于永思陵 夏四月壬申帝親行奉迎虞主之禮

自是七虞八虞九虞卒哭奉辭皆如之 丙戌祔高

宗主於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經三年羣臣屢請
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
所請之詔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
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陳亮至金陵視形勢上疏
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
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
知其不濟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
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
年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

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旣高陛下
不欲大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
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旣已祔廟天下之英雄
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
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
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
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
不於此時而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
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
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

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
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
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爲陛下論天下
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
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
以爲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
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
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
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爲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
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異

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爲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爲未盡也京口連崗三百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里其勢大畧如虎之出穴而非居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爲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爲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斬靳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日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

與中國而爲一哉江旁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
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
萬於山陽如老熊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
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
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窟勢分
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
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
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爲長淮不易守
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于隋之
開皇在南方則定建業爲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

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
蓋亦凡有數耳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
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爲可畏以南方爲可憂
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
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
帝於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
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
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
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聊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
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

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女紅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遂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尋即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符堅皆夷虜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爲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今

之建業非昔之建業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
直在沙觜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
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
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爲非
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
平天下不恃險以爲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
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
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旁耳其地據高臨
下東環平崗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重帶玄武湖以
爲險擁秦淮清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

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
兀木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
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爲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
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
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守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
爲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
哉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康之計以震
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即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
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即位之初喜
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

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大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及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跽弛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竒論目爲橫議庸論爲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遲回莫前而不敢爲翻然之喜隱忍事讐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爲庸人而外以人言不

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仁戒諭以爲義牢籠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姦虜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其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

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間
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
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畧於奉慰而陛下不
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
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
而天下惡知讐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
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
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
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旣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
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旣知其有

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
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悵而不滿是陛下不得
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即位之初心豈知其
今日至此乎臣猶爲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
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
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
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
爲常制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
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
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

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於
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
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
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
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
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
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
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
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
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

得以發其雄心英畧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
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
會也大畧欲激帝恢復而是時帝將內禪不報由是
在廷交怒以亮爲狂怪京鏜還自金初鏜爲報謝
使至金金人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鏜請免宴郊
勞使康元弼等不從鏜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遺之
書曰鏜聞鄰喪者舂不杵里殯者不巷歌今鏜銜命
而來繫北朝之惠弔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
勞遣郊勞之使勤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
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爲悖理於臣節爲

悖義豈惟貽本朝之羞亦豈昭北朝之懿哉相持甚
久鏜即館相禮者趣就席鏜曰若不徹樂不敢即席
金人迫之鏜弗爲動徐曰吾頭可取樂不可聞也乃
帥其屬出館門甲士露刃向鏜鏜叱退之且曰南使
執禮何物卒徒敢爾無禮排闥而出金人知鏜不可
奪馳白其主主歎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樂自是恒
去樂而後宴鏜帝聞之喜謂輔臣曰士大夫平居孰
不以節義自許有能臨危不變如鏜者乎使還入見
上勞之曰卿能執禮爲國家增氣朕將何以賞卿鏜
頓首曰北人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北

庭亦臣子之常分耳敢言賞乎故事使還當增秩右
相周必大言於上曰增秩常典爾京鏜竒節今之毛
遂也惟陛下念之乃命鏜權工部侍郎 五月己亥
王淮罷淮爲相能盡心事上唯以唐仲友故爲道學
之禁論者譏之乙巳帝以王淮之罷寔因薛叔似之
言乃詔諭叔似等曰卿等官以拾遺補闕爲名不任
糾劾今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
警 丁巳詔脩高宗實錄 六月周必大薦朱熹爲
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于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
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

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上迎謂之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以清要不復以州縣煩卿獎諭甚渥久之乃出熹上奏其一言臯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三代之制亦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推之後世論刑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刻薄者既無足論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伏見近年以來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議刑卒

從流宥之法伏願深詔中外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况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宥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其二言今天下之獄死刑當決者皆自縣而達之州自州而達之使者其有疑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寺棘寺讞議而後致辟焉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審矣然而憲臺之所詳覆棘寺之所讞議者不過受成州縣之具獄使之文案粗備情節稍圓則雖顛倒是

非出入生死有不得而察也是故清庶獄之源者莫若遴選州縣治獄之官竊見縣獄止是知縣獨員推鞠一或不得其人則拆換欵詞變亂情節無所不至欲望明降指揮令縣丞同行推訊無丞處即用主簿仍遇大囚到獄即限兩日內具入門欵先次飛申本州及提刑司照會庶幾粗革舊弊其三言經總制錢其四言諸州科罰其五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歟天理未純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

人欲未盡是以除患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耻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嘆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

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又言置將之權旁出闔寺指陳甘昇誤政以反於用賢去邪之說甚詳上皆嘉納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

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徒迭爲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陞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之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叅驗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耳至於其中

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於熹蓋自昔小人殘
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
植黨近又朔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
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脩者輒以道學
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缺以好學爲已愆相與指目
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
垢行以避此名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
此術粟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
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
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讒言橫生

良善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于旣形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
疏入不報詔熹仍赴江西熹力辭不赴 庚寅熒惑

犯太微 秋七月戊戌上高宗廟樂曰大勲舞曰大

德 己未胡晉臣拜侍御史首劾林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出栗知泉州而朱熹亦除直寶文閣請祠未允 壬戌恩平王璩卒帝友愛甚至每

召璩內宴呼以官而不名賜予無筭至是追封信王

八月甲申朔日食 九月庚子夜南方有赤黃氣

覆大內 辛丑大饗明堂以太祖太宗配大赦 冬

十月己丑罷諸州科買軍器物料 十一月庚子建

煥章閣藏高宗御集 十二月辛巳朱熹投匭進封

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

選用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

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

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憊

精勞心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

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

書熹力辭乃以祕閣脩撰奉祠 陸九淵與朱熹辨

太極圖說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疑非周子所爲不

然或是學未成時所作道形而上器形而下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器一也而謂形器不得爲道乃加無極二字其昧於道也甚矣

十六年

金大定二十九年

春正月癸巳金主雍卒雍太子允

恭先卒以孫原王麻達葛判大興尹又以爲右丞相更名璟使親見朝廷議論習知政事之體至是即位追號雍曰世宗允恭曰顯宗母徒單氏爲太后世宗在金諸帝中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命宮中之飾勿得用黃金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脩即損宮人

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
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
矣又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
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饑餒猶在已也彼身爲惡而口
祈福何益之有嘗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
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惟
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旣無所言必
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
慈爲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
之賞罰不濫即是寬政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

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
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又曰朕自即位以來
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
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
害可竭誠言之即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
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
或六七十人國人號稱小堯舜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
不絕于口而羣臣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惜哉

丙申黃洽調外任以周必大留正爲左右丞相王藺
叅知政事葛邲同知樞密院事帝自高宗崩即欲傳

左相周必大
右相留正
叅政王藺
同知院葛邲

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莫重於事宗廟而孟享多以
病分詣孝莫大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將退
休矣因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於必大命預草詔專以
奉几筵以畢高宗三年之制而進必大爲首相 乙
巳蕭燧罷丙午皇太后移御慈福宮己未更德壽宮
爲重華宮謚李綱曰忠定 除朱熹秘閣脩撰仍奉
外祠熹答陸九淵論無極書畧曰老氏之言有無以
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更請子細著
眼未可容易譏評也無極而太極如曰無爲之爲非
謂別有一物也非如皇極民極之有方所以形象而

但有此理之至極耳。又別紙末云：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其必同也。二月辛酉朔日食，壬戌下詔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帝素服退居重華宮。初詔太子參決庶務，楊萬里時爲宮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又置叅決，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傍觀之。

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至紹熙甲寅始服其先見云 辛未尊帝爲壽皇聖帝皇后爲壽成皇后皇太后爲壽聖皇太后大赦 立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于高宗遂聘爲恭王妃性妬悍嘗訐帝左右於高宗

及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
所誤壽皇亦屢訓敕令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
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為后 已卯詔

官吏賊罪顯著者重罰母貸 辛巳以生日為重明

節 庚寅詔中書舍人羅點具可為臺諫者點以葉

適吳鎰孫逢吉張體仁馮震武鄭湜劉崇之沈清臣

八人上之 三月己亥子擴進封嘉王李后所生也

已未廢補闕拾遺官御史中丞謝諤論其不可廢

不聽自是近臣罕進言者 夏四月戊寅以何澹為

右諫議大夫 五月甲午以王藺知樞密院事丙申

知院王藺

周必大罷初何澹與必大厚爲司業久不遷留正奏
遷之澹由是憾必大而德正及爲諫議大夫首上疏
攻必大罷之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 戊申

知閣門事姜特立罷特立帝東宮舊臣也帝即位命
知閣門事聲勢寢盛留正列其招權預政之罪乞斥
逐之帝意未決會叅知政事缺特立謁正曰上以丞

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張二尚書當擇一人執政未
知孰先正奏之帝大怒詔特立奉祠壽皇聞之曰留
正真宰相也 閏月癸酉詔季秋有事于明堂以高

宗配 壬午大理奏獄空 六月癸卯詔自今臣僚

奏請事涉改法者三省樞密院詳具以聞 秋七月

庚辰下詔恤刑 八月甲午升恭州爲重慶府 已

亥王淮卒淮字季海婺州人力學屬文少負公輔之
望居臺諫論劾皆當爲相用人唯論賢否不事形迹
杜絕倖門卓有可觀唯以唐仲友之故擢陳賈爲御
史用鄭丙爲吏部尚書相與協力以攻朱熹以肇慶
元僞學之禁此則其大喪平生也 九月癸亥減紹
興和買絹歲額四萬四千餘匹 乙丑戒執政侍從
臺諫毋移書薦舉請託 浙劉清之卒清之字子澄廬
陵人是年起知袁州而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

生往候疾不廢講論語及天下孜孜歎息若任其責者病且革爲書以別向涪彭龜年賦二詩以別朱熹楊萬里取高氏送終禮以授二子曰自歛至葬視此從事周必大來視疾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朱熹爲文祭之曰子澄立志高雅信道深堅居閒則講道著書樂衆人之所不樂從官則養民善俗憂衆人之所不憂賢者與之遊則常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有明汚招過之羞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澄之得譽寡而蒙毀衆道不得行於一州而遂齋志以

沒也是豈不可為之深悲而痛恨也耶 冬十月壬

寅蠲楚州高郵盱眙軍民負平米一萬四千餘石

甲寅大閱 十一月庚午詔改明年為紹熙元年

改朱熹知潭州時學徒因無極之辨有貽書詆陸九

淵者熹復書曰南渡以來八十年間脚理會着實工夫

者惟熹與陸子靜二人而已實敬其為人諸君未

可以輕議之也 十二月特詔知隆興府黃洽言事

洽奏用人之道人稱為萬世不易之論且曰臣前以

此納忠壽皇今復告于陛下屢乞歸田尋畀提舉洞

霄宮方未得請也人勸之治第洽曰吾書生蒙拔擢

至此未有以報國而先營私乎使吾一旦罪去猶有
先人漱廬可芘風雨夫復何憂 詔起陸九淵知荆
門軍九淵常言諸儒說春秋之謬尤甚於諸經將先
作傳值得守荆之命而不果朱熹貽書曰荆門之命
少慰人意爲今之計惟僻且遠猶或可以行志想不
以是爲厭流行坎止亦非人力所能爲也聞象山墾
闢架鑿之功蓋有緒來學者又益衆甚恨不得一至
其間觀竒覽勝熹春初之書詞氣麓率旣發即知悔
之然已不及矣

五言詩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九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九

浙江圖書館

陸陸年 陸月 陸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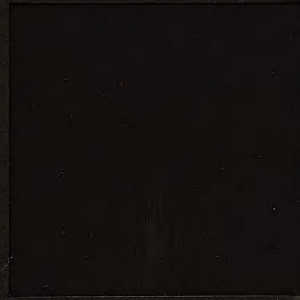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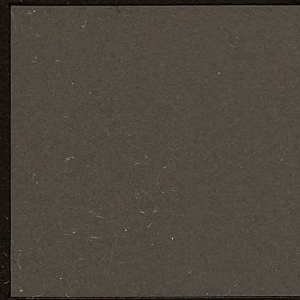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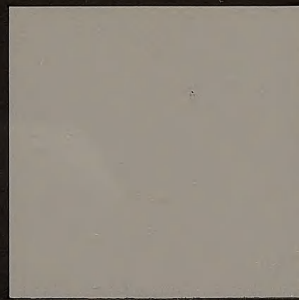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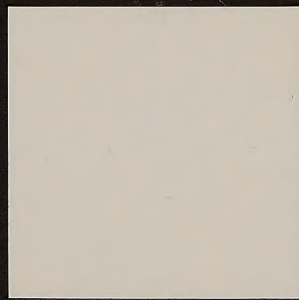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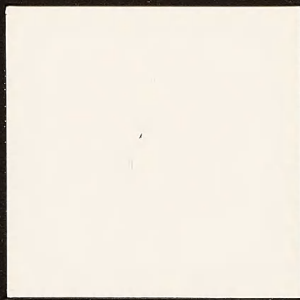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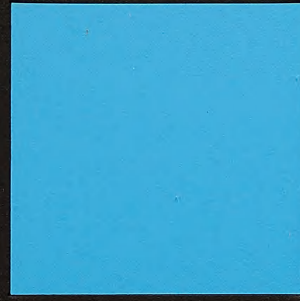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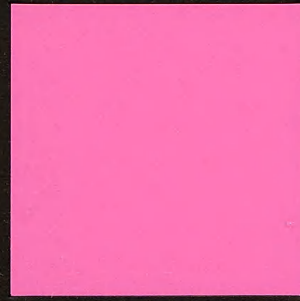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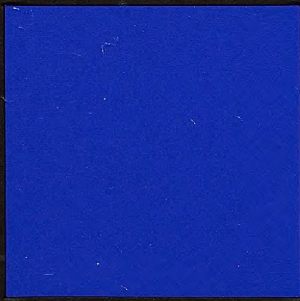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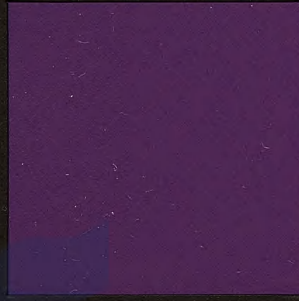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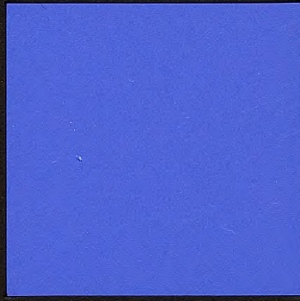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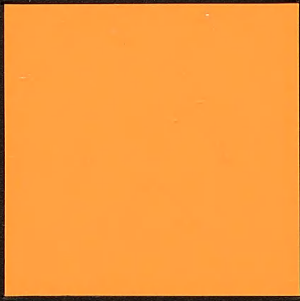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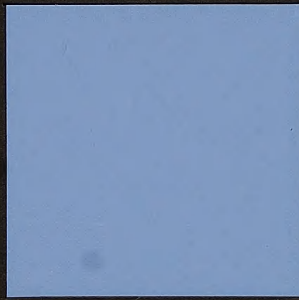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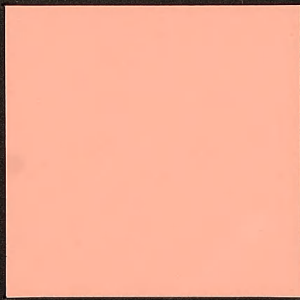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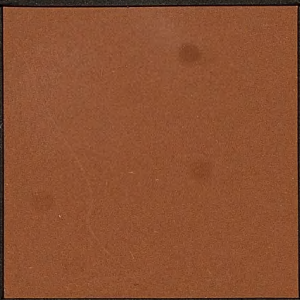
甲登記號：029996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www.munsellcolor.com

100mm